

年

第

1

卷

第

10-12

期

# 新壘

半月刊

第一卷第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出版

# 新 壘 半 月 刊

## 創 刊 號

創刊致詞	持 大
我們的願望	談 生
復活的今朝	定 國
管意斯	謝 士
鐵蓬車裏	笑 鴻
雷雨之前	白 秋
志願	史 素
給時代的青年	白 鴻
樂土	定 國
生命的價值	若 冰
初夏	女 士
苦悶	魂 影
回鄉雜記	白 木
刀痕	養 香
我獨立在狂怒	一 空
的風前	定 國
戲劇與革命	鄭 滄
南京文壇的上	波 浪
海傳染病	青 者
烏煙瘴氣的上	多 浪
海文壇	編 者
編後的話	

## 第一卷 第三期

高爾基的思想	定 國
一個春天的下午	夢 白
鄉村的夜	木 木
同路人	洪 文
燈蛾與駱駝	談 生
吃素的黑狗	定 國
決絕	周 白
火花	鴻 蘊

「有行」與「肉麻」	非 丁
高爾基與魯迅	周 鐵
愁	君 香
悄然地死去了	空 一
由徐仲年的離婚說	
到李金髮的法國	
太太	麥 浪
鎮江文壇的素描	青 秀

## 第一卷 第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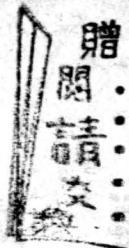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文藝政	柳 風
治化	白 鴻
林二麻子的喜事	定 國
挺進	白 木
七天	爾 昂
秋之輓歌	林 豪
血腥的風	定 國
朝露	子 蘊
天堂與地獄	白 木
青年人的嘆息	鍾 雲
一個憂鬱的黃昏	鐵 君
真的話	翼 一
願望	編 者

## 第一卷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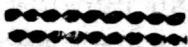
關於文明戲	陳 大
汗與飯	定 國
冷冷的荒坡上	一 空
偶像們的取巧	漢 漢
尋求	周 白
欣然的笑	若 冰
天德老爺	女 士
母親老了	夢 白
荒年	木 木
憶勺湖	定 國
歸宿	史 素
夜浪	白 鴻
孫福熙章衣萍文藝記	斐 亞
編後贅語	女 士

## 第一卷第四期

棘手	夢 白
玫瑰花	木 木
北平左翼文壇一瞥	天 鴻
思想	秋 秋
車上	素 萊
戰後	德 德
	爾 爾
	小 小
創心的訴鳴	盤 士
月夜	倫 倫
悄然的死去了	索 一
運動家	定 國
又來幾句文人逸話	麥 浪
黎烈文翻譯鬧笑話	
崔萬秋枉為日本通	
曾今可原是小官僚	
編後贅語	編 者



## 內 容



## 第一卷 第十期

- 再嫁……………夢 白  
順城道上……………丁雲山  
嘴巴……………定 國  
長了翅膀的女人……白 木  
新的姿態……………金右夫  
失業……………魂 影  
厄運……………杜鵑啼  
弔……………朱拔平  
北平文壇之不景氣……羅 曼  
乘驢記……………劉如水  
新年小景……………郁天碧  
有聊與無聊……………程之主  
路(二)……………定 國

## 再 嫁

夢 白

她一個人木然的坐在窗前，凝視着檯上貧弱的燈光，眼淚本能地往下儘量的流。夜已過去了一半，四鄰寂然無聲；只有窗前院子裏的楓葉給冰冷的秋風吹得殺殺的響着，這聲音把秋夜的景象弄得倍加淒涼，更增添了無限的心傷。

她兩隻手牢牢的捧着一個昏暈欲墜的頭，腦子裏在回想着她『一二八』之役爲被壓民族而犧牲的玄哥，多麼一個溫和而又勇敢的青年呵！真的他有着一切男人們的好處，而一些壞皮氣都沒有；他待人接物像一隻馴良的小白貓，態度是那麽可親的。但是他的勇敢也可就勇敢得驚人，他爲了正義和公道，爲了一切被壓迫者及反抗不平而奮鬥的時候，他完全改變了他本來馴良的態度勇敢得像一隻初出荒山的年青的虎。她們結婚後同居了已有整整的七個年頭，這七年中的生活，雖然物質上時時感到缺乏的苦痛，但是精神上是異常快活的。她的玄哥是一個樂觀到底的人，甚至有時候兩天開不出伙食也，不知道發愁的。在她看來他的玄哥，好像一個將要衝出雲圍的太陽，雖然他的光輝暫時給遮沒在陰霾的雲霧裏，但是他渾身充滿着的熱和力，是永遠不會消散的，而且終於會衝出雲圍，發揮他本有的能力的。她想起她的玄哥時常很興奮地對她說的話。『玲！……這世界是給強暴者所獨佔的世界，誰兇很，誰狡險，誰毒辣，誰就是這世界的王者。我們出世在這時候，受苦受難是應當的。……但我相信最遲到我們的孫子一代，太陽總會晒到全人類的頭上了。玲！你忍耐着吧，我們爲着開啓人類偉大的前途，我們應當咬緊着自己的牙關，忍耐着任何苦難拚命地奮鬥。』這是每當她對現實的生活感覺苦痛難受的時候，她的玄哥總這樣的解釋

着安慰她的。他說話的時候，一對眼睛放射着仁慈的光輝，態度又嚴肅又慈悲。在這種理和情熱的感化力下不由得你不拋棄了自己的念頭，而接受他的思想。但是現在呢？現在的他已被帝國主義者無情的炮火劫去了。骨頭變成了灰，肉變成了灰，被殘酷的秋風，吹向不可知的天涯去了。她現在是好像一隻斷了翅膀而跌在沙漠裏的孤鳴，儘你哀哀的悲鳴着，也無人指引她飛出沙漠的路途，也無人幫助她恢復飛的能力。她愈想愈悲哀，愈想愈痛楚，愈痛楚愈哭。睛眼腫得像兩隻初熟的杏子，燈光在她面前變成了三四個糊糊的火影。

她計算起來從她丈夫的慘死到現在已有足足一個半年頭，一切早已恢復了常態，又是達官和富豪們共慶昇平的時候了。但是她充滿着一腔熱血，永遠想替被壓迫者打不平的玄哥，只有在夢中有時候還能看見他，一個充滿着忿怒的血淋淋的雖然可怕但仍是可愛的樣子。

她自丈夫死後，就同着他遺給她的唯一的寶貝，五歲的女兒碧冰過着孤悽的生活，她的智識既不足以賣錢，她的體力又不允許她做工，丈夫是一個被社會上權威者所視為洪水猛獸的人，活着的時候已窮得可憐，當然不會有什麼錢遺留給她。起初她還賴着娘家的接濟，和典當着自己僅有的東西勉強維持着生活，但是不幸的命運繼續追牢着她，不久她的母親又死去了，雖然她家裏還有着兩個哥哥，而且是很有錢的哥哥，但是她丈夫在世的時候，他們就早斷絕了往來，因為她丈夫看不起他們的無知和卑鄙，他們也認為她的丈夫又窮又危險，所以結果他們成為了仇家，她是表同情于她丈夫的人，當然也和她兩個哥哥是反對的。在她母親生前，本來是把她兒子給她的僅有的零用津貼給她的，現在死了，什麼都完了。她們母女倆的生活，當然更深墮入慘苦和悲哀的泥

潭中了。

起先她還拚命的緊咬着牙關和飢寒掙扎着，要想爲她可愛的玄哥保持着貞節的操守，但是這堅決的意志，終于戰勝不了饑寒，她現在爲了她自己和她女兒的衣和食，不得不出賣她自己快要衰老的肉體，明天就是她第二次做新娘的悲痛的吉期了。這第二次的出嫁，完全是和第一次的不同，第一次是充滿着甜的滋味，幸福的夢幻的。這次都完全是爲了寒和飢的驅迫，完全是爲了衣和食出賣自己的肉體，心裏異常的酸苦，異常的悲悽！她伸起她一雙冰冷的手，她想熱誠擁抱着她的玄的靈魂，向他哭訴，求他諒解。

她想她明天就要被社會上毫不相干的人，目爲不貞，目爲下賤的女人了，她想『再醮婦』這個名頭都難聽啊！最可憐的是她的女兒碧冰，無緣無故的要被人家辱罵『油瓶』了。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不如此就只有餓死。她愈想愈苦痛，愈苦痛愈哭，哭聲漸漸的高了起來，警醒了睡着在床上的，她的天真的女兒碧冰。

她用着小手背擦了擦眼睛，兩隻烏溜溜的眼珠奇異的注視着她在窗前哭泣的母親。自她的父親死後，她的母親常常在眼淚中度看生活，哭本來是見慣了的很平常的事，但是今天顯然的有些異樣，哭聲這樣的悲切而高，夜色又淒涼得可怕。忽然有一種莫名的悲哀襲擊着小小的童心，她張開着小嘴也啊，啊的跟着哭起來了。

『媽……媽……』悲切從哭着的嘴裏親熱的叫着，語聲雜着哭聲。

# 順城道上

丁山雲

跨出門，城牆像圍屏似的遮住了視線；扭頭向兩端望去，汚土亂撒在城根，兩條載重的大車轍，搖著尾巴，蜿蜒到遠處去。

初冬的風，凜然的吹過來，汚塵不自由的亂飛到空中去，太陽愀然的把臉兒一沉，天際突然變為黃渾的濁污；那汚塵在風的壓力下，分散開，分散開，傳播到四週，藉了鼻孔的大路，攢進了人們的肺裏。

駱駝一隊隊的走過來，據有中國紳士特有的斯文，安閒地，一步步的踱著，背上雖然受著貨物的重壓，牠沒有悲鳴，沒有呻吟，沒有嘆息，僅只從鼻孔裏噴出兩道白氣，是在表露著牠的辛苦吧？繫在脖子下的鈴兒，叮唧唧的響著，尤其是在清冷的早晨，分外能打動人們的心弦，是如此的清越悽迷。

大車的輪子，沿著車徑爬過來，發出咯噔咯噔的聲音，拿著鞭子的驅策者，裹著一身黑炭似的衣服，小棉襖腫了似的貼在身上，臉上身上滿是污黑痕跡，兩個眼球，灼灼的閃耀在煤屑染了的臉皮上，像是兩粒珠子。他們不知道春，不知道夏，不知道秋與冬，忘記了國難，忘記了一切，只在悠悠的打著喘粗氣的騾子，使得大車載了煤塊，平安的聳到了目的地，心便隨著一聲呵欠放下來。去年的飛機，在空中嗡嗡的叫著，他們也只是仰仰頭就完啦！並沒有驚起了他們的心潮，原來吃飯是他們所期待著的。

靠前門的地方，一家小飯館，女主人露出那三十多歲的苦黃臉皮，却播弄出少女似的風騷來，拿着酒碗在照呼著，苦著身子的人們，嗅得一點女人的氣息，便坦然的息下來，



一躬身攢進飯館去。便調笑着：「這酒怎麼沒燒熱？」順便揉一揉那女人的手心。

『多喝口吧！別凍死我那乖乖。』她把手送到他臉皮上。

小孩子三五個一隊，拿着小鏟子和筐子，跟了垃圾車向城根下跑去。有錢人沒處放的污穢從苦力的小車裏傾出來，孩子們便像見了麵包似的，哄然的圍了上去。

薰人的氣息，從垃圾堆裏傳出來，會嘔壞了公子哥兒們的心。

小孩子們，一生下來就像是苦難的命運支配著。他們沒有黃金時代的愉快，沒有慈祥媽媽的撫愛，只是孤伶的把凍紅了的小手，在狠命的撥掘着，一塊煤屑，一塊破布片或碎紙，都迅速的拿進他們的筐子裏去，像是一種興奮劑在鼓舞了他們的小小心靈，使他們急烈的在工作著。

——其實是生命的鞭子在惡狠的打著這些小小的孩子們呢！

染了紅嘴唇的女人，蓬鬆著頭髮，倚在大官人的臂彎裏，看見這些黑頭黑臉的孩子們。『看這骯髒的孩子們，多討厭！』斜揚起臉兒對他媚笑着。

『當然是。』大官人俯着身子用撫著她腆腆的肚皮說：『小寶寶生下來自然是有他的命運呢！』

『可不是，有好爸爸不得了。』她狐狸似的緊貼著他，他愛憐的把她提攬著。

6 從城牆外面，時而傳過幾聲火車的怒吼，嚴肅的，恐怖的，像是在這順城道上，渾污的氣息裏，撒上一個驚人的震雷；搖撼起這不平的景氣，深印到人們的心裏去。

陽光依舊是暗淡的，天空仍然蒙罩著一些混濁的氣氛，禿了頭的樹枝，似乎是在哀叫了。

# 長了翅膀的女人

白 木

——同鄉散記之十一——

吃中飯的時候，阿根叔家的嬸嬸手裏拿着一個飯碗，走到我們的家裏來，給母親說了一個村子裏剛發生的新聞。

她立在那個大門旁邊，一頭把碗子裏盛着的飯菜很快地往嘴裏送去，一頭兩腮裏裝滿了未嚼盡的飯粒張開口來對我們說：

『說點新聞給你們聽聽吧。繡英那小丫頭，昨天夜裏跟人走了。』

『走了？是不是跟那個當木匠的小富呢？』母親正在把隔天的汗濕衣服浸到那個木盆裏面，她聽到這話，就立起身來，眉毛望下一舉，驚異的問道。

『還用問嗎？不是上海灘上混出來的那種貨色，決不會帶起女人走的。』

『噢！他們的胆子也真大。』母親的臉上浮現出一些笑容來了，彷彿對於這個故事的新奇感到一種滿足似的。

屋子裏沉寂了二三分鐘。母親在把木盆裏的衣服用手在裏面攪了幾轉，使得衣服能夠浸透在水裏邊。阿根叔嬸嬸的筷子像划槳一般，幾個搖動大半碗飯已經吞到肚裏去了。

大家對於這個新聞都是希望多說幾句話，於是母親又說了。

『他們怎麼走法的呢？』

『昨天黃昏的時候，繡英那丫頭推說到田裏去牽羊，那知道去了好久不回來，她的娘等着她吃晚飯，等得不耐煩，自己望田裏去走了一遭，那頭老母羊依舊在田中心咩咩地叫，可是人影也不看見半個。她就站在田裏喊，也沒得半點回

聲。實在人早已搭起小火車走了，長生伯伯從上海搭末班車回來，在車站上還看見他們拿了一個大包袱從車廂裏走下來。她的娘眼睛也哭得紅了，老古話總不錯的，『牛×要爭氣，牛尾巴蓋不住。』潮生嫂嫂苦了半世把那個女丫頭喂養長大，那知道現在旁的看不見，低落得個臭名聲！養女困還有什麼養頭呢？』

母親的臉上露出一種老年人的持重的神氣，婉惜地說：

『他們真的長起翅膀飛得遠倒也好，怕弄得不好還要回到娘家來，那才是丟臉呢！』

我覺得這兩個年輕人能夠這樣乾乾脆脆地一走了事，未嘗不痛快。這套玩意兒在幾年前，自由戀愛的呼聲嚷得頂熱鬧的時候，都市裏的女人也曾經玩過來，但是年輕人對於自己的生活很難有把握的，於是結果許多的少男少女都跌入悲哀的深淵裏了。現在都市裏的女人已經覺悟到這點，她們不再單純地憑着情感去結交男人，有見識的女人往往在有錢人的前面開身價，祇要有舒服的生活，即使八十歲的老公公她們也能開得口來喊起「我的愛。」現在所謂「白臉」才子佳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這些鄉村裏長了翅膀飛走的女人，却依舊在向着這條舊路邁進呢！這也許就是都市與鄉村文明分野的所在吧。我想到這裏，心癢癢地也就加入了她們談話的集團，開口問道：

『那個男人能夠賺多多少錢一個月呢！』

阿根叔嬉嬉不加思索地答道：『一天不停工十五塊錢一個月，一家老小全靠着他。』

『他們現在要在上海另立一個門頭，生活的確有點難過哩！』母親這樣順了一句。

阿根叔嬉嬉的眼睛裏浮現出一種譴責的神情，尖刻地說

道：

「年輕小伙子火一般地熱了心，什麼都管不着了，還想得到拿錢回來養爹媽嗎？一來沒有這好良心，二來也沒有這副本領。弄得不好，準會回到家裏來咬老根呢！」

「幾年來的花樣多得很，姑娘們一長大就跟人走，但是他們走到外邊也過不了好生活。秀英姑娘跟一個教書先生走，終算生了孩子，但是衣服也穿不整，阿金呢，搭一個自來火廠裏的夥計，過了兩年那男人就遺棄她，她也祇得哭着回來，還有桂貞，跟了一個外鄉人走，聽說已經死在外邊了，信息一點也沒有，她們都沒有什麼好結果，真不知道何苦來！」母親很感傷地像講故事般的背誦着。

阿根叔蠕蠕接上去又說道：

「那會有好結果呢？她們要軋時髦，學上海人但是「驢子跟騾跑。」上海姑娘一天裏要變幾變，他們能跟得上去嗎？她們想到上海去坐吃受用，可惜自己生不得這副好命！旁的看不見，家庭給她們拆散了。」

我說：「這確實有點危險。」

這時候，阿根叔蠕蠕家的孩子在場地上叫着她回去。

「小浮屍！人家一出來就嘍哩嘍哩的叫了。」於是她就提着一個空飯碗走開了。

半個月以後，那個繡英姑娘又回到老家來了。據說住在一個小亭子間裏，天天給人家洗衣服，這種生活比起在家裏種田還要苦，於是她黃金的夢就醒了。

這是我們老早預料到的事。

不過鄉下的文明究竟什麼時候能夠跟都市的文明一樣？姑娘們懂得在有錢人的面前開身價，不要使得自己吃那麼樣的苦。這也許要等到教育普及以後才能夠談得到吧。

# 新的姿態

金右夫

新年下，看耍猴子戲的敲着小鑼哼起俚調兒的時候，那猴子便戴起面具穿着花布衣裳，顯着像人一樣的「新的姿態」在人圈子裏扭動……看客們喝一聲采，撒下一把銅子兒；耍把戲的侑子笑了，小猴兒也蠻乖巧的向四方看客們磕頭；於是，小鑼兒繼續的鏗鏘的響，俚調兒熟練的哼，小猴兒便翻身打滾大表現其「新的姿態」而騙足了看客們的銅元……

猴子其所以要表現其「新的姿態」者，當然是受了主人的「制」；究竟牠心裏是不是真願意來表現其「新的姿態」？這到成了一個絕大的疑問；沒有深研究過猴子等類心理的人，也決不能推想到猴子在表現牠「新的姿態」的時候是否真正肯幹，只覺得猴子扭動的時候，那種「新的姿態」着實到是蠻好的頑意兒，夠得上哈哈一笑的！

猴子，頸上有鍊子！當「新的姿態」給看客們看厭倦了的時候，鍊子準給再套上；侑子，一楞眼睛，反面無情，小猴子也許會餓扁了的！

到末了，所謂「新的姿態」既不能施展，而舊的猴氣許也洗蕩無存，既不能「開展」，又不可前「矛」後「盾」；進退維谷，光着紅紅的屁股尖兒扭，恐怕看客們再捨不得再白甩銅子吧？

## 寫小說的法則怎樣？

——英國小說家費爾定說——

- 1 作品不可不有興趣，但也不可太深刻。
- 2 不可不示實際生活。
- 3 不可不教人，不要去作不正直的事和愚蠢的事。

# 失 業 魂 影

『青萍！你這是幹什麼的？』

楚伯一脚跨上了樓，看見他昔日的門生，目前的同事·青萍在整理着行裝，不禁詫異地跑到他底面前執着他底手問。

這時被稱呼為青萍的那位青年丟開了他手中正在整理着的雜亂無章地東西，抬起了頭，無力地向楚伯瞥了一瞥·又本能地低下了頭。

那似乎是含着多麼淒涼悲苦的一瞥呀！

雖然在青萍是僅僅那樣平淡地一瞥，但楚伯已經明白了一切。

站在目前同事的地位，他是應該給青萍以安慰和忠告的；假如站在昔日的老師地位，那更是義不容辭的事，於是，經過他一度地考慮以後，他開始向青萍詢問了。

『青萍，你願意我貢獻你一點意見嗎？雖然這意見或許是被你認為無益的』。

青萍對於楚伯，仍然是保持着師生態度，不管是在什麼地方，他總覺得楚伯是能補救他那不知世故的性情，今天他覺得受的侮辱太大了，他覺得無論如何也不能繼續地幹下去，當真，十幾元一月的小學教員，也是一個捨不得摔掉地金飯碗嗎？就是到江南去賣稿子過活，也不見得會餓死吧？假如自己再幹下去，那還有一點氣節嗎？所以他決定明天就離開此地，不管是什麼人的勸阻。

現在青萍聽了楚伯底話，他覺得這是沒有理由拒絕的，橫豎自己底主張已決定，任你粲花妙舌也沒有理由將我留在此地吧？於是他很不在意地同楚伯出了W小學校的大門，走

到田野裏去。

是冬天，可怕地北風在呼呼地吼着。

「青萍，別要認真吧，在這畸形地社會！一切看作鏡花水月就得啦！否則，你底煩惱將永沒有盡頭呀。就以今天的經過而論，在我底眼光裏看來，是多麼平常地一幕，在你似乎認為是大不了的事；竟然收拾起行李來，可收拾起行李又預備怎樣呢？」

「回去。」

「回去？嚇！問題不是這樣簡單的。青萍，我知道你家庭底經濟狀況，你怎樣也不能回去的，你回去後，你怎樣處置你底白髮如銀地祖母！？你怎樣安慰你底老邁地雙親！？……」

話沒有說完，青萍已經在拿着手絹擦着眼。

「顧不得許多了」。半響，青毅然地說：「校長對待教員，竟然拿出雇主對待雇員的神色來，媽的！這是有血氣地人所能忍受的吧！我要現在有一根勃朗寧我一定毫不遲疑地打死那不學無術地東西，他懂得什麼教育，他懂得什麼兒童心理？他配給我以那種侮辱嗎？誠然，社會是畸形，但是難道我們就忍心將真理送到垃圾箱裏去嗎？不忍，絕對地不忍，我們應該為真理而鬥爭，我們不應該隨波逐流，我們應為天地間留一二正氣」。

青萍一口氣說了這一大篇，唾液從他底嘴裏直飛到一丈外的地方去。

楚伯聽了青萍底話，皺一皺眉頭，嘆了一口氣。

「我不同你談理論呀！」楚伯說：「高調，我在從前或許比你唱得還堂皇些，但是經驗告訴我——高調只不過永遠是一個高調罷了，於實際上有什麼功用呢？你現在的問題是

你負氣不幹這職務後，你怎樣去解決你自己底生活，你家庭底生活。而不是你不幹這職務對不對的問題」。

「高調，難道爲自己同家庭底生活，就應該投降!?就應該出賣嗎？」青萍在心裏想；這幾句話，但是他沒有勇氣說了出來。的確，提起了生活，這就足以將活潑地英勇地青萍變成沉默地頹喪地另外一個人了，雖然他自己還年輕，但是他底父親年齡是太大，他想一想，今年夏天從縣立師範畢業了出來，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纔謀到這兒一個二年級底級任。雖說待遇很微薄，但是比閒在家裏却也不知要高到幾千萬培，假若現在憑自己一時地氣憤，就拋棄了這職務，將來又怎樣地維持呢？祖母底愁顏，父親底咀咒，……呀！賣稿子維持生活？簡直是做夢。既沒有親戚開書店，又沒有朋友當編輯，誰要我這毫無聲名者的東西呢？雖然或許是我嘔出來的心血，但是在他人的眼光看起來還不是屁一般不值而終久是要受着投進字紙簍的悲慘遭遇嗎？他想到這兒，已經沒有勇氣再想了下去。

一根枯的樹枝被風吹落在他底面前，似乎要請求風再將牠帶回慈母底身邊，掙扎着，掙扎着，但終於是離開牠底希望很遠了！無力地跌在幾根枯草底身邊，他彷彿想起了什麼，他彷彿窺破了什麼。於是他點點頭，向着他身邊地楚伯說。

「我不回去了」。

這出乎楚伯意外地一句話，使楚伯吃了老大地一驚，但他立即鎮靜着。

「青萍，你真是一個聰明地人」。

「當然，從小我不是就很聰明!?現在怎會變成傻瓜呢？而今而後，我將要盡量地運用「世故」與「人情」了」。

笑，透在楚伯底面上，他大約因爲他底成功吧!?



霜很深地舖在地下，寒風迫着他倆又走回了那鴿子籠式的教員宿舍。

這一夜，青萍底心情完全浸沉在不安地狀況中，他雖然竭力地想停止他紛亂地思潮，但是腦筋是一分一秒地繼續增加牠底興奮。他輾轉反側着，恍惚間看見了祖母慈祥的，父親莊嚴的，母親苦惱的種種不同情地面孔，他正要訴說他今天所受的侮辱時，是什麼東西刺了他一下；他醒了，望一望窗外，已是夜半的時候，楚伯底呼聲很清晰地送進他底耳朵。輕微地一聲嘆息，從他底心底傳了出來。

完了，一切都完了！成百的不知憂愁，不知痛苦地孩子，成百的天真瀾漫宛如人間天使的孩子，在這樣的教職員薰陶下，未來真不堪設想呀。假如，我真的脫離這兒，那又不知要粉碎若干小友底心，要粉碎若干小友底希望的花朵。哦！真的，他們待我同哥哥一樣，一個哥哥，逐日相處地哥哥，竟然不得弟弟們同意便拋棄他們而到其牠的地方去，這未免太自私吧？的確太自私了。我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兒，至少我要得到他們底允許。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不會允許的，難道我今天受的這樣侮辱就忍氣吞聲地算了嗎？那又未免太示弱了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能使自己靈魂上平靜，於是他又想到下午教務會議的一幕來。

辦公室裏，幾個教職員在一起討論着各式各樣的問題，這時青萍他突然想起了一個在他認為很嚴重的問題，於是便站了起來。

『主席！敝人提議廢除體罰！理由是……』

『什麼？廢除體罰？』山東式的大漢，有一個驢子一般長的臉的校長未等他底話說完就吼了起來。

『是的，廢除體罰，因為體罰對於兒童身心方面都有着

種種不好影響的。」青萍又表示了他底意見。

「那無論如何做不到！」

「這有什麼做不到呢？爲甚做不到呢？」

「做不到乾脆就做不到！而且並不是我誇老資格的話，在教育界也混了將近二十年，向來就沒有看見過那一個學校不施體罰的；要想養成純良的學風，捨體罰外，我覺得就沒有更好的辦法。在座的諸位都不是吃教育飯吃一年的，就可以知道我的話不錯。老實談，說出這種廢除體罰的話根本就不配當教員。」

「放屁！你讀過兒童心理學沒有？」

聽了校長底一相情願的話，青萍幾乎氣厥了過去，而且他看見幾個同事都似乎不以自己底話爲然，他簡直氣糊塗了，離開了辦公室，就跑到宿舍裏去，口中還哼着放屁兩個字。

走，是當時決定的，但是現在又想出許多不能走的理由來；這是青萍始料未及的。

一個人做一件事，假若要畏首畏尾，或者顧慮這樣，顧慮那樣，那永遠是不會成功的。他想起了這一點，於是悄悄地爬起，將行李收拾好，同時留一個條子給楚伯，也同時寫了幾句懇勉的話給可愛的小朋友。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廿三日黎明，清和鄉往城市的道上，一個年老的挑夫挑着一担不甚重的行李，後邊跟着一個帶着呢帽，穿着一件老布棉袍的青年，就是青萍，他是爲着小學教員的人格，毅然摔碎了唯一飯碗的一個人。

飢寒地鞭子又開始在他底背脊上盡力地抽，但是他底心靈却感覺到充分地平靜和安逸。雖然這樣，但他終於是失業了。

# 厄運

杜鵑啼

厄運

因着農村經濟破產，而被迫得到城裏來拉車的阿根，今天一早就坐在那個「停車場」，沒有遇着一回生意，而且縱有生意也給旁人搶去了。一直到太陽將正中的時候，還是沒有人來坐他的車子。拉過生意的人，懷着勞力所得的代價，回到這「停車場」來擲骰子耍了！但他仍懷着期待的心，焦急的望着行人道上行走的人們，可是，除了些提着滿籃蔬菜的娘姨，和挑着空籃的鄉下買菜的人而外，再也沒有他所期待的顧客來臨。

他失望的低着頭，想着今天午飯將怎樣解決，年來受着命運的支配，使他巔沛得如此，三餐能混過，就算是大幸了！他記得，到城裏來了兩年，一半的日子，是由飢餓中度過。于是他再回想着兩年前在鄉村時，甜蜜的生活，有着自己的田耕着，收成好，替妻子和孩子多添點衣裳。收成壞，生活也夠維持下去！閒時喝喝老酒，或擲骰子消遣，家庭的空氣，那時是多麼新鮮，又那裏料到會有那大的一場水！不但淹沒他的田禾，而且他七歲的孩子，也給淹死了！同時也沒有所謂家了！有什麼法子，祇有流亡到城裏，以自己的勞力去換取每日的三餐，有時還不能呢。這樣的苟延着他的生命，雖然他是很怨恨的，然而也無法能不接受？……

『噁……嚶……』

一陣皮鞋聲，打破他的幻夢，他惶急的抬起頭，不多遠，是一對青年男女，并肩的走了過來。

『這該是生意了』他迅速的下意識的想了以後，于是迅速的就站起身來，忘了還未踏出車槓，就「車嗎」的喊了出來。

腳下一絆，身子跟着倒了下來，臉部的肉，和地上尖利的石子接了一個吻。血，汨汨的流下，偏地染成紅色。『喔哨』的呻吟本能地喊了出來。

『唔！什麼啦！阿明爸。』

太陽是正中了，阿根妻，正抱着饑餓的阿明，立在幾張蘆蓆搭成的房子的幾碼遠外，候着在外拉車的他——阿根。餓火在他的內心燃燒着，薄薄的衣衫，在經過一陣殘秋威烈的寒風吹着後，更不禁使她微微戰慄的抖了！當她失望的低下頭去的幾分鐘後，再慢慢的抬頭去望的時候，突然的眼前就浮起一個血流滿面而有兩個人扶着的影子，這正是她期待着的阿根爸呵！在距不多遠的時候，她驚愕的問着他，餓饑暫時在他的肚內消失。

『阿根跌壞了！嫂子！』

『跌壞了！』聲音異常細微，似在告訴自己。

他們——扶回的人，把他安置好了之後，就各自散了。舊的一輛人力車，悄然的在門外放着。

『怎的跌了！』在她替他洗去了額上的血跡後，發現在他的眼邊一個手指大的洞，血，不住的還從洞裏流出，

他不開口，睜大眼睛，瞧着他的四週。

『拉了生意沒有？』妻再問，

『沒！』爽快的回答。

像誰割去了半個腦殼，她木然的坐在木凳上，望着對面人家的屋頂的炊烟，和自家冰冷的鍋。丈夫的呻吟聲，加倍的會把她的餓火提高。

屋子裏的空氣異常的窒塞，孩子的饑餓，丈夫的呻吟，一切在象徵着厄運之神在壓他們的腦殼上。

一九三三，初冬在揚州。

# 弔

朱拔平

——為時代犧牲的C作，——

秋風掠過了淒涼的沙場，  
樹葉落滿了灰黃的山崗，  
從此呀，再不復見慈愛的太陽！

× × ×

秋風掠過了淒涼的沙場，  
你的熱血早已滲入了土壤，  
化為塵埃隨着狂風在空中飛颺，

× × ×

樹葉落滿了灰黃的山崗  
你的肉體無情地受了埋葬，  
壓在落葉下漸成了腐漿。

× × ×

從此呀、再不復見慈愛的太陽，  
這宇宙永久的留黑里暗和污濁，  
充斥着罪惡的冤鬼和魘魘。

× × ×

秋風掠過了淒涼的沙場，  
樹葉落滿了灰黃的山崗，  
從此呀，再不復見慈愛的太陽！

——一九三三、五、——

## 本刊第六期目錄

第三種人的悲哀.....杜	洛國
寄.....定	洛國
人生道上.....翼	白木
軍法官.....夢	白木
七天.....白	木鴻
性史式的林康白新詩.....徐更生	木鴻
灰黯.....白	萍
文藝風流案之內幕.....麥	浪青
夢裏的白薔薇.....白	鴻
轉變與時處.....周	鐵君
獄中來鴻.....丁毅夫	一定國
編後的話.....編	者

## 本刊第九期目錄

小說的新傾向.....杜	洛國
路.....定	洛國
留蘭香.....白	鴻
甯波文壇花絮.....雪	華
老夫婦.....白	木
狂.....白	鴻
苦功.....白	木
第二線(續完).....風	風
編後.....編	者

# 北平文壇之不景氣

羅曼

北平文壇之不景氣，實令人氣煞悶煞！

北平是有名的「文化之城」，然而所謂「文化」是甚麼樣的「文化」呢？！是僅而表現在幾個「大學」上？！

在北平幾無所謂「文壇」，沒有一種定期的刊物，沒有一種純文藝的副刊，搜盡古城，你也絕不會找出一點文藝的活躍。

假若說有，那便是枯燥的「晨報」副刊上的「北晨學園」了！

「北晨學園」是自命為在文壇上站得住的一個園地，然而內容所告訴我們的，却恰恰相反！幾個人把持一種副刊來藉稿費維持自己的享福，那麼那副刊的內容，大家便可想像得清楚。

「學園」逐期登載些無聊的「書評」和「翻譯」，很少有值得一讀的創作。偶然遇到一篇創作，那便是資產階級性的消遣文學的表露。「書評」本是的一個好的文學問題，可以使讀者對書籍得些印象；作書者可以得些指正；然而「學園」上刊出的却並不屬於這一種，只是互相標榜的瞎吹，像一種技術好的廣告。談到上面的「翻譯」是更不用說，自己腦子裏找不出東西來，便無賴的到「北平圖書館」借幾本外國雜誌，偷便扯下幾頁淺近的東西，像小脚美人的身段似的不得勁，扭扭孃孃的勉強「翻譯」了來換錢，於是「北晨學園」便這樣的掛招牌買行貨的撐下去。

最近「學園」又朶生了一個胎兒，便是由清華大學的幾個學生所編的一個「詩與批評」的週刊。執筆者多係新進，故尚有幾分銳氣，將來在北平文壇上放一異彩，也許便是這些人

們。

除「晨報」副刊外，最惹人注意的便是「世界日報」的「明珠」。

不過「明珠」的取稿，並不是文藝創作，而是些無所謂的瞎話。談不到是雜感，也談不到是小品或隨筆；說好些，就是一種報屁股的臭話，再不然就是「閑來無事大街耍，抬頭看見黃驃馬」一類的閒言語。

「文藝戰綫」是沒人注意的十日刊，牠之所以沒人注意，當然是吃閑飯無墨水的人來編輯。

「老實話」是摹仿「論語」而想發達的十日刊，然而幽默文學在北平尚不合人們的口味。

自從「文藝月報」與「文學雜誌」被禁止後，普羅作品在北平是更稀有發表的機會。然而並沒有有人在文壇上放一個掌心雷，打開一條新壁壘而驚醒一切沉寂的文藝界。

這種消沉的現象，自然有牠消沉的原因。

出版界在北平並沒有大的資本的經營，這當然是原因之一，然而主要的問題却不在此！

有名的人——即所謂成名作家——在北平，大都是各大學的教授，每月按價拿錢，隨意享福，誰又像流浪文人似的忙匆匆的奮鬥呢？！酒餘飯後，與太太夫人大肆笑謔，亦足消遣，亦足謂美滿的人生，何必再大賣力氣而進作人生的探求呢？！

20

苟餘興未盡，餘勇可賈，隨便寫點不關痛癢無滋無味的消遣文學或趣味文學，已足自樂，更何必再求進取，再作努力？！

窮學生是沒辦法，有心無力——不是才力是財力——就是東奔西去，糾合同仁，大掏腰包而試辦一種刊物，但是因

了是「無名之輩」，遂致於刊物印來沒處放，結果是自已少喫幾口飯而且刊物不得不夭折。如「牧野」便是這一類。

我不相信北平沒人才，我不相信北平的文壇會永久這樣不景氣！

原因，便是北平乃「文化之城。」

## 乘驢記

劉如水

十一月，陽光溫和如小春的天氣。鵝黃枯柳，點綴得景緻也還不壞。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自趁這日子作一次郊外旅行的需要。張子向我們的先生用頑笑態度說：『白先生，天氣這樣好，我們明天還不如去看黃河？』就這樣，竟把事情實現了。

星期六的早晨，我們一羣人——白先生和十幾位同學，暫時停一天課，出發向黃河岸邊去。

從我們的學校到黃河岸，走最近的道兒，有十八里，據說。實際呢，也許不到十八里吧？然而道路總不算得遠，青年人走起來，更不成問題。可是聽說。出城門專有做着便利旅行生意的人，他們能供給你一樣代步工具，而且是一種活的動物而非車輿之類，訓練得非常適用的小毛頭驢。牠能獨自來往，不必有主人牽引，並有着一顆忠義的驢心（這真是值得嘉獎的！）足以拒絕旅客之利誘或威脅，走着走慣了的路，完成牠所應盡的義務。我們如今很想證實這說話，果然，走出城門不遠，就見灰積的道路。向前向左向右展望，農林接連到天邊，雖然遍地還都是沙漠。在路旁幾株小樹下，有草屋，門前，則有一二匹備了鞍子的小驢，主人看見我們一羣人似乎有乘小驢的可能，便上前來問：



「先生！到黃河沿騎個小驢吧？」

於是談判了一下價錢，白先生和一位同學各乘一匹小驢；我們其餘的人則感覺到還是步行來得舒服隨意，便仍自步行。我們看見他們跨上驢子前行，儼然是取了軍官的威風姿態。然而小驢頸項下的銅鈴釘鐺聲，却未免大煞風景了。不過在另一意義上，或也值得聽聽吧？

並不覺得疲倦。看見遠自天上來的黃河，已經行近黃河沿了。平淡的景象撞破了我們理想中的滔滔黃河，失望又來抓碎了我們的心！一切是如此荒涼，河上運貨的船簡直不似畫幅上的樣兒。人物又都樸實得出乎意料的可憐！河岸上許多破落飯館，小茶棚，因這簡單慾望的旅客商人來往而支持着，一切景象全是鄙而且陋！這說給未到黃河沿的人聽，是很難取得相信支票的。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呵！

我們看了一陣黃色之濁流，悵惘的情緒充實了空虛的心，決計馬上回校。我們略感倦怠之意，兼以想試試騎驢的風味，除白先生等二人仍乘原騎外，我們每人皆各騎了一匹小驢，在鈴聲釘鐺中踏上來時的路。

我們很想戲弄這小驢，因為牠們全沒有主人照料。但種種方法都失敗，例如打牠要走快，速度絲毫不增加；拉之使走岔道，牠連頭都不扭。却只遵照主人教訓走着牠應走的路，不聽別人指揮。你若一看牠那懂事的莊嚴的驢臉，你便該知道，對於牠提出一點新意見，使其採納，始終是妄想。這畜牲如今也敢違反人的命令，假使你僅以金錢之力把牠用作暫時奴隸。然而，在這一點上，有許多人是要被驢子笑話的吧？

我們無論怎樣吹喝那驢子，或怎樣用力打牠，牠除了忍不了時表示暴躁，却無越軌行動。牠一直把旅客馱到目的地

，便站住了。無論如何皆不再邁步，你看牠那眼睛好像在說話，那話意思人們當能懂。

我們到了城門根，沒法再戰勝驢子的守本分精神，其實我們也不該再需索絲毫多餘義務，就開始跨下驢背。錢是早已在黃河沿就交給驢子主人了。

我們遂各分乘洋車回校。我的眼睛把這當前景象報告給我的心：這也是個代步的工具！照這講，洋車夫拉一次車就應該得一百塊錢。然而，用使錢的多少為衡量人與畜牲不同之標準，又是不是具有充分理由的事情？終令人不能釋然於心……。

作於開封河南大學。

## 新年小景

郁天碧

入冬以來的天氣是時常飄着雪花，阿五生意是異樣的清淡了。但他家的生活費却依然是要賴他擔負着的。這兩日天氣寒得更緊，白雪飛飄着，他沒有生意可拖了，家中的費用，是全靠着阿五在外邊借貸而維持，否則他家的老婆以及二個兒子一個女兒的生命，是早已在這嚴冬之下為飢餓與寒冷所噬斃了！當他和朋友借貸時，說得是很清楚，一俟有生意，就還款子。但事實上生意是這樣的清淡，即是有時僥倖拉了一次好生意，所得到的千百文錢，也就隨時在家裏化用了，決對是很難積存成整數，清一次債款的。

王老媽和李大侉子都先後來追要過欠款，他們那面孔的神氣，是比先前更不好看了，他們站在阿五家門口曾喊說過：阿五如再不還錢，他們要將阿五的飯碗，——車子拖去作押。阿五的心中，雖是要比王老媽與李大侉還加倍的急，但他這時的面孔上，還是滿堆着笑容，只說着「對不起」及萬分無法的話，並且允許他們准定在本年底還請他們的款子，懇

求他們別要噪喊，否則車行裏知道他欠的債過多了，會收回他的飯碗——車子，那他可更糟了，那他簡直更要死得快些，所以；阿五懇求他們，請他們別要噪喊，最後阿五竟跪在王老媽與李大侖的面前說：『你們如果再噪，我一家連本身六口都要死了，你們的錢，准在年底還。』

『在年底還？你說的，阿五啊！』

我賣女兒，都還你們的錢！』

『好，就這樣。』

阿五雖然說走了兩這債戶，臨時算是稍為安靜了，但他底心裏，却好似有着火燒。臉，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變成一種紅的色調，是他的血泡躍了，在證明他底內心，是萬分的難受，年底！快得很啊！轉眼就來到了，用什麼款子來抵還王老媽與李大侖的債款呢？真的出賣女兒？在這年頭兒，女兒又賣給誰呢？阿五從王老媽與李大侖走後，腦中都盤旋着這思想。

時光輪子的轉動，在阿五看來，是異常的快，尤其是每年底最後的一個月，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但，阿五還債的計劃，終歸想不出辦法。天黑了，他拖着車子，迂緩地向家裏走去。

車子停在門口，他走進家中，從腰袋裏取出烟捲，向桌上拿了火柴，很勁的擦了一根，烟燃了火，啣在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對他的老婆說：

24

『申媽！我簡直想不出辦法啊！還王老媽李大侖的債。』

『我心裏也為這事愁着呢！我這兩天買米錢都不敢和你囉囉了昨天當了小申子的棉襖三毛錢今晚飯米還沒有我也沒法想，日子怎樣過法？』阿五的老婆，坐在木橙上，補縫

着小孩的棉襖，答着阿五的話，深深吞了口氣。

『唉！還要出去拉一次生意哪！』阿五的捲烟，吸了半小段，用手將它壓熄了，又收在腰袋裏去。走出門口，拖起車子又向街上走去，滿希冀這次出去碰着生意，得幾百文錢，讓他把今晚日子糊度過去。拖着車子，走得很遠了，又想起恐怕拉不着生意，於是他又回轉頭來向他老婆喊着說：『申媽啊！如果我回家遲，把我的棉襖再拿去押吧！』說着，又埋下頭，拖着車子向街上走去。

阿五恨不能用什麼方法，把時光的輪子挽着，不讓它很快的過去，他還債的計劃不能想出時，看着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將迫近年期，他內心陡起了莫名的恐怖。他雖在愁慮着，但另方面的王老媽與李大侖子，確蓄着希望，希望阿五還清他們的款子，從飄雪的途中，他們兩人又同走來阿五的家裏了：

『阿五在家吧！』王老媽還不曾跨進門時，嘴里就喊出這麼一句，阿五呢，是坐在屋角落的稻草堆上，口也不開，他的老婆眼看着他，臉又轉向門外，對王老媽說話：

『噢！是王老太李大爺，請家裏來坐。』

『阿五在家不在家！？』侖子高聲的問。

阿五實在無法再躲避了，站起身：『在家，在家，』低聲的說。

『在家爲什麼不開口？我們是來和你借錢的？』侖子對阿五這樣說。

『……』阿五的眼只呆望着李大侖子的兇狠的面孔。

『明天是年期了，怎麼說法？趕快還錢！』

『……』

『怎麼說？不然我們是照話辦了！』

『……』阿五依舊沒得話。

『嘿！看你這樣想是叫我們照話辦了！阿五：我們也要「生」呵！……王老太，走！』

李大爺向阿五發出一絲苦笑後就轉着頸子向王老太捺捺嘴。

李大爺和王老太頭也不回的出去了！但木然的阿五却突然叫了起來，追出門。

『啊！不行！車子！車……』

『嘿！拿錢來贖吧！咱們也要命呵！……』

李大爺轉過腦袋帶着苦笑。

阿五的靈魂像給李大爺帶了去，木然的，止步在門口，瞪着眼，凝視着土地上車子的印跡。

黑暗的屋子裏沖出了阿五的老婆及小孩的哭聲，引起了菜田裏黃狗的狂吠。

## 有聊與無聊

程主之

在搖尾巴賺得一塊肉骨以後，它因為要表現牠並不是和豬一樣的蠢，所以總得吠兩聲表示牠的能幹，機伶！

一個瘦脊得可憐的生物(?)忽然沾得一點油水，灌足了枯澀的腸子；跳開了三丈遠，聞到了微少的一點海洋氣，它便忘了牠自己，居然傲橫的以它的利牙來吞啃行人！

能搖尾：這是典型的有聊！

能無根據的嘻嘻。這是「新的姿態」的有聊！（說人的刊物是包花米的；辦刊物的是一班無聊的青年。）

有錢在報紙上登廣告，能拿錢去收買所謂作家的稿子，而一方又顯其暴發戶的尸氣米施展其奴才味，這是超時代的有聊！

挺大的廣告胡吹出什麼叢書，而事實上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虛幌子的舖張的自拉自唱的，這又是登龍式的雙料的有聊！

有聊…有聊…有聊之至！說別人無聊，而自己又如此之有聊，有無聊!!!豈非大「矛」其「盾」乎???既如此之「矛盾」，所謂有聊的，新的姿態的典型的有聊人物(!)的有聊刊物，又如何之有聊也哉?!?

## 嘴 巴

蕭 蕭

『如果我是一個啞子的話，那我便是世界上，人類中最幸運的一員！』

『是嗎？哼！神經質的傢伙。』

又是一個白眼。

呵！呵！真的嗎？不論其是狂誇與哀鳴，可祇須嘴巴一張，那裏一隻白眼就很快的堵了上來。

『唉！唉！怎麼又說啦?!該死！不許說！連一張都不許張，除開吃飯以外——嘴巴。』

心，像給魔鬼打了一巴張火赤的心，暴躁的又咀咒起來。

裏的，為什麼要給我生張嘴呢？這嘴，不知因他挨了多少氣，吃了好多白眼，碰了幾次壁！而且，猶其是在這年頭兒，張錯了嘴巴人家就會賞給你一頂「紅頂帽」，嘿！那就得小心你的腦袋瓜兒！嗚呼！嘴巴，其使我受若受難也！何甚!?

好啦！朋友：讓我教你一點乖吧！嘿！這也是從「壁」上「碰」來的呢。就是，如果你在吃飯之餘一定要結張嘴巴的話，吶！最好是這樣說。

——今天真冷呵！

——這冷落的秦淮河呵！

——那奸賊秦檜呵！

這些，儘管你說吧！因為，誰也不會來賞你帽子的！？

## 路

定 國

### (二)

數日的旅途，使他的腦海深深的加映上許多的血影，這，恐怕還祇是社會之渺小一角的剪影吧？！

雖然在讀書的時期每年也會有兩次的出門，但那究竟是一個短短的旅途；但是這一次，在他的精神與思想上，無論如何是感覺得疲乏與改變。

當他抵達到他的目的地——南京的時候，剛剛跨上了碼頭，但一層茫然的氣瘟竟輕悄的籠着他的心頭；眼前的建築，眼前的行人，眼前的道路，……及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感覺到恐懼與生疎，這，或是剛跨足於社會的人們所同有的感覺吧？！

由着巡警的指示，他帶着他的行囊乘車進了城，在一個小小的客棧裏安了身。

當行李剛剛安放好，他就急急的將日記簿掏了出來。

『××委員會嗎？哦！遠啦；在××路，有五六里路呢！……』

茶房隨着他的手指在日記簿上看了一看。

『五六里？那遠什麼！』

很平常的他想到不算什麼的八九十里的鄉路。

『那麼，這個地方呢？』

他又在日記簿上指着一條字跡。

——××路××里一號。

『這裏嗎，那也是差不多，靠近××委員會。』

茶房的回答。

『靠近？』

是的，他想到，總是爲了便利辦公，所以住的所在也和××委員會相近。

於是，他急急的問茶房去××委員會的路途，並且他告訴茶房是要去××委員會找人。但是茶房跑出去望了望時鐘却轉回來向他說——

『找人嗎？恐怕不行啦！四點半了。』

『他們機關裏是幾點鐘停止辦公呢？』

他問。

『大概是五點吧！』

『那麼還有半點鐘！』

『不行，趕不及的，就是乘車的話也要四五十分鐘呢！』

在時間上，無論如何是不能允許他去會人了！但他覺得這時間是異常的寶貴，所以又由茶房的指示打了一個電話。

可是，他是失望了！因爲那邊電話的回答是「回去了」！

怎麼辦呢？這個電話的答覆，莫明其妙的把他的心靈搞得安靜起來；同時想到離開家已三天了！那老年的父母及姊妹一定在殷殷的懸念着，於是他壓着煩亂的心寫成了一封家信。

.....

××路××里一號的門前，在五百隻光的門燈照耀下移進了一個瘦長的人影。



「誰？」

門房裏跑出一個人。

「這兒是姓王？」

「是，找誰？」

門房用着不高興的神氣望着面前的客人。

「王瑞麟先生在家？」

「少爺嗎？不在！」

「?!」

身上的汗給冷了一半。

「不在？請問他到那兒去？」

「不知道！」

門房翻了一隻白眼。

「那，那麼他回來請交給他。」

客人掏出一張名片——方零萍。

「好！」

門房的眼睛斜視着客人身上的藍布大褂，

.....

一夜，使得他煩亂的睡不着。

當時鐘剛敲了五下，他已起身。

怎麼？客棧裏，還是那麼靜寂，祇有一個茶房在客堂裏打盹。這使他認識了都市人們的生活之一段；如果在家鄉裏，這時大家已早下了田工作着。

.....

××委員會的傳達室裏闖進來一個青年。

「先生找誰？」

傳達丟了手裏的雪花膏瓶。

「王先生，王瑞麟先生。」

「事務科的王科員？」

「唔！是的吧！？」

懷疑的幕映在他臉上。

「請把名片……」

「……」

「哦：方先生，請會客室裏面坐。」

傳達拿着名片跨出門，他跟着走了出去。

進了會客室，四面巡視了一下，然後坐了下來。

「王科員」

剛才傳達的話又鑽進他耳膜。

「王科員，是他嗎？是同學王瑞麟？不，他，不過祇是與我一般的中學畢業生，科員？是他的學識與經驗所能擔任的嗎？……」

這疑問，在他的腦海裏盪動着。

「還沒來。」

傳達走進來說。

「沒來？甚麼時候可以來？」

「不一定！」

傳達帶着麻煩的神氣把名片放在桌子上。

「不，這名片等王先生來交給他吧！」

「……」

傳達沒有表示，祇將名片又重搗在手心裏。

……

帶着失望的心回到客棧裏。

下午再去，出來仍是皺着眉頭。

壓着煩亂的心又挨了一夜。

第三天。

上午八時——王科員還沒到會辦公。

下午二時——王科員公出。

悵然的，彳亍在生疎的街道上。

晚八時再去王公館——少爺出去了！

煩悶咬着他的心，像敗草緊塞着胸脯。

——同學，王瑞麟，不，王科員；三天，五次，公出，沒來，哦：友誼？進一步的友誼？！

第四日早晨七時半。

××委員會的傳達從事務科拿着名片走回會客室。

『方先生：王科員還沒來。』

『還沒來？』

『沒來！』

『哦……那麼，我等他一會吧！』

『等一會？王科員有時上午是不到會的。』

鄙視的色彩映上傳達的臉。

『不要緊，我等他一會，因為有要緊的事！』

『哦……』

一聲冷調，傳達像體會到他的「事」。

.....

孤寂的斜靠在椅上，煩悶又塞着他的胸。

喧嚷的談話雜着清脆的皮鞋聲陣陣的從門外飄過，他凝視着門，希望的是清脆的鞋聲衝進來。

滴答的鐘擺吻合着他的脈撥，八點，八時半……

十時……會客室裏陸續進來的客已陸續的退去；他，仍舊悵視着壁上的鐘。

——本節未完——

## 代 郵

濮小白先生：

閣下前取去本刊第一卷第一，二，三期計六十冊分銷，並曾將發票開上，又三次致函，請將書款擲下，乃至今三月，仍未見照辦，茲特再行代郵函達，即希日內將書款擲下，以清手續！發行部啓

# 新 壘 半 月 刊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

每期：四分  
 每卷(十二期)：四角六分  
 每年(廿四期)：九角  
 郵費：國內加一角 國外加二角

本刊定價

色紙或彩色另議

地	底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目錄前後正文前	正文中正文後
位全	外三十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五元
面半	二十元	十六元	十一元	八元
而老面			六元	四元

廣告價目

本埠總代售處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輯者

現代書局  
 南京太平路  
 國民印務局  
 南京老爺巷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  
 南京鳴羊街胡園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定戶注意

如改一處鳴鳴行  
 有住戶定細羊部  
 詢址姓定(四)開街庶不  
 問等單(三)明寄園致誤  
 事情號(二)寄交本社  
 件請數(一)在何處  
 或將(一)在何處  
 更(一)在何處

投稿規約

- (一) 本刊來稿一經刊載，惟對
  - (二) 於來稿一經刊載，惟對
  - (三) 現稿或本附原文，或註
  - (四) 明原及出非經聲明，附
  - (五) 來稿及出非經聲明，附
  - (六) 有稿及出非經聲明，附
- 街胡園本社編輯部  
 來稿請寄南京太平路  
 及住址以便通姓名  
 投稿入須開具姓名  
 有郵票者概不退還  
 來稿及出非經聲明  
 名原及出非經聲明  
 明原及出非經聲明  
 現稿或本附原文，或註  
 於來稿一經刊載，惟對

# 新墨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十二月號

高加索囚人……笑 鶯	文學的積極性與真
實性……莫 干	死亡線上……一 空
蒲扇老伯……羅夜琴	散文與詩八篇……子蘊等
還鄉……史素秋	絲的午後……白 鷗
關於「魯迅之罪及	其他」答「濤聲」……紅 僧
老章的故事……談 生	芝芬小姐的愛……白 木
海岸風景線……H Y	

質「伐楊古久列」……馬兒	作家的種種……陽冬
「魯迅」生財有道……卡斯	文化可以統制嗎？……翰秋
「公武」與「尾巴」……柳風	由「施掣存」說到「曹聚仁」……煥然
「林庚白」的肉麻詩……紅僧	「人」「狗」「主子」「奴才」及其他……魂影
「望舒詩論」質疑……劉劍	我們自己的檢閱……談生
關於分社……談生	汕頭文藝界之鳥瞰……未名

前 哨

光明之路問題答文學……馬兒

定 價——零售每册二角，全年二元。

優待文化界預定九折。

社 社——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一號。

代售處——上海現代書局及各埠各大書局

## 第一卷 第七期

委員……魂影	苦悶的喊聲……竹友
軍法官……夢白	大青蛇……白木
兩種人……定國	十四行一首……爾昂
衰老的南京文壇……鐵君	母親的勞備……白木
怎麼辦……蕭蕭	關於魯迅的偽自由書……羅曼
車中……子蘊	彌爾頓的失樂園……笑鶯
第二線……風	鎮江文壇的素描……龍秀

## 第一卷 第八期

煩惱的淺嘗……若冰女士	瘋人瑣記……白鴻
包花生米的……紅僧	一夜……定國
一個青年人的遭難……白木	參觀磨風社五幕劇後……夢白
輓歌……洛塞蒂作 陳爾昂譯	街頭……丁雲山
介紹文藝蛆虫及其「長風」……畢淨	痛劍劍的回憶……姜吾
孩氣……魂影	第二線……風
通訊……丁雲山一定國	

新墨半月刊